

<<司马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司马迁>>

13位ISBN编号：9787544238786

10位ISBN编号：7544238784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南海出版社

作者：高光

页数：447

字数：5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司马迁>>

前言

司马迁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

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

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可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

如何穿越上千年的时光走进他所处的时代，走进他宽广、博大而又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对任何一个学者，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我从他写的《报任安书》启程。

这篇与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具有痛彻肺腑的强烈内省意识，但却比《忏悔录》早问世上千年的奇文，读来回肠荡气，是我早就心里向往的。

文章写得确切，深沉，锋芒内敛，透露出他的悲愤，他的自抑，他对每一件事的认真和执著，也道出了他的悲凉，他的无奈。

贴心贴肺地读这篇东西，你会感到他注定是要被人阉割的，剩下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司马迁>>

内容概要

作为文人，司马迁对刘陵投诚匈奴一事秉公直言，引来汉武帝刘彻的雷霆一怒。获罪、下狱、腐刑，接踵而至，为了完成司马一氏的使命、父亲的遗愿、自己的宏伟理想——《史记》，司马迁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

出狱后，随着《史记》各篇陆续问世，他名声大噪，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和器重。

出入于宫闱之间，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一个痛苦的参与者，看尽豪气万丈的灌夫，有情有义的窦婴，骄纵意气的田蚡，老谋深算的刘屈氂，任性智慧的李陵，算盘打尽的公孙弘……死的死，走的走，演出了一幕幕的悲剧。

世事的琐碎、命运的无奈、宫廷的苦涩、人心的难测，成就了一部流传千年的《史记》。

<<司马迁>>

作者简介

高光：中国当代作家。

上世纪80年代以《血劫》一书，与莫言、韩少功、刘索拉等知名青年作家一道跻身于作家出版社深受关注的青年作家行列。

出版现代长篇小说《生死哀荣》《北方图腾》，历史小说《孔子》《司马迁》《虎符》《秦王恨》《西施泪》《岳飞与秦桧》，武侠小说《末路狂花》等60余部。

电影《葵花劫》，长篇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我想有个家》等剧作者。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第三十四章第三十五章第三十六章第三十七章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第四十章第四十一章后记

<<司马迁>>

章节摘录

第一章汉武帝刘彻盯着殿下的群臣，轻声问：谁还有话要说？

皇上脸儿带着笑意，微眯的眼斜觑着，臣子全都雌伏，手伏在地上，戴冠的头攒攒挤挤匍匐殿下，他们根本就不是男人，甚至不是人。

无法看见大臣抵地那张脸的表情，他们雌伏着，甘心这么额头抵地趴着，这让刘彻很舒服。

司马迁算不得一个大官，一个太史令，吏禄只有六百石，是个小官。

他心咚咚直跳，心里翻滚着话语，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的警句，都是针砭朝政的美文。

他看见过皇上的笑容，皇上对着李夫人笑，对着太后笑，笑容和善；他要慷慨陈词，皇上会对他笑，那笑是对太史令的嘉奖，是对司马迁的赞许。

看不见身前身后人的眼色，只能听见微微的呼吸声。

最前排的丞相刘屈氂肚子渐渐大了，呼吸便有些重浊；太尉田蚡瘦削，几乎听不到他的呼吸；北军使者任安在司马迁前，身子骨硕大，他一跪下，就让司马迁看不清皇上的表情。

任安是能看得清皇上表情的，刘彻脸上左眼睑旁的一块肉在跳，跳得很厉害。

司马迁怎么就没看到那块肌肉在跳呢？

他这会儿还不算是近臣，就不知道这块肌肉是整个大汉王朝大大小小臣子们的心头肉，一旦这块肉跳着，颤着，就跟河洛地震长安水淹一样可怕。

司马迁说话了，声音不大：圣上，微臣有话要说。

刘彻不在乎司马迁，一个记事的跟班，掌管礼仪的太史令，这小官儿在大汉根本就不算什么，甚至比不上跟在皇上身前身后的郎中眼熟。

刘彻冷笑着：太史令想说话了，好啊，你想说什么？

说吧？

司马迁千次万次地回顾这一场景，醒时梦里对他自己说，当时皇上是笑的，对着他笑。

那笑是嘲弄他吗？

他一个太史令有什么可嘲笑的呢？

那笑是鼓励他吗？

不是，最后他明白了，那不是鼓励，皇上是嫌他不知死活。

司马迁说得很有力，因为紧张，声音有一点点儿尖厉，慢慢才恢复了常态：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李家是我大汉世代名将。

李陵事亲极是孝顺，对朋友也很讲信用。

只要国家召唤，便奋不顾身，为国家排忧解难。

刘彻冷笑：你想说什么？

直说啊。

据说景帝时廷尉“苍鹰”鄧都上朝，专把要奏的事儿写在简上。

回到家里，再把竹简上皇上准奏的事儿剝去，只留下没奏准的事儿，把它当成自己的过失，排挂在墙上。

时间一久，墙上满是残缺有字的竹简。

简上留下来的字越来越少了，凡有所奏，无一条不称景帝的心思，鄧都就越来越得到圣上的宠爱，几乎一奏事，皇上就恩准。

可鄧都每天回家，还是依在凭几上，细看墙上的竹简。

简片告诉他从前做错了什么事，天天琢磨着墙上的简片，鄧都就成了先帝的宠臣。

司马迁没有鄧都的心机，他是太史令，是文人，喜欢华美的文字，喜欢郑重其事，在讲明自己主张时极力说得有理有据，话就未免有一点儿啰嗦。

他要说的是，李陵是一员战将，率五千轻骑深入匈奴腹地，敌匈奴三万人，最后连箭矢都用光了，杀死匈奴上万，伤人无算。

匈奴再调八万援兵，才重重包围李陵，他不降怎么办？

他不是想降，只想先降了匈奴，再寻机回来。

<<司马迁>>

司马迁说话声音越来越大，李广是名将，为大汉流血流汗，竟终生不得封侯。

反观朝内，有人不是什么都没做，也封侯晋爵了吗？

他是李广的孙子，只要不死，他就会拼死报答大汉的。

司马迁讲话声音越来越大，直视汉武帝。

刘彻眼睛瞪着，瞅他，司马迁眼里再无他人，只有他与皇上。

朝堂很静，几乎听不到声音，听着自己的声音，似乎是从梦幻中发出来的。

汉武帝斜眼看着司马迁，仇恨有人质疑他，他看司马迁，像看他的母亲王太后。

王太后死了，但母亲未死时总是这么对他讲话。

他那时年轻，母亲一训话，他就站不牢，头有些晕眩。

话能说得快一点儿就好了，但太后总是慢条斯理地说，他站得心疲，腿抖，心恨母亲，为什么说那么多话呢？

少说一点儿不好吗？

司马迁像是母亲，总要讲道理，他凭什么给皇帝讲道理？

刘彻很生气，手摸着龙椅上的龙头，用手指弹龙头。

龙头是檀香木的，格格响，声音很脆。

丞相刘屈氂和太尉田蚡都明白，只要皇上手指一弹龙头，就不能再说话，说也无用。

司马迁哪知道这个？

他不明白皇上要发火了，刘彻瞪眼看他，头一次这么瞪眼看他。

皇上大声问：还有谁要说话？

丞相刘屈氂想讲话，刘彻大声呵斥：你别说了！

你知道不知道，李陵是我的爱将？

只说这一句，刘彻的声音哽咽了。

没人敢说了。

司马迁要再说，但刘彻吼一声：住口！

田蚡，你说，司马迁诬陷李广利，为叛将李陵巧言游说，该当何罪？

田蚡站出来了，司马迁忽地觉得，他的命运一瞬间就在皇上手里，在太尉田蚡的一句话里了。

田蚡曾请司马迁赴宴。

田蚡说，当今世人不在意文章，不在意史官，那真是大错而特错。

我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很在意你，尊重你。

司马迁那一天喝醉了酒，想：田蚡虽是贪婪，他还是尊重史官的，还是怕史官的。

他怕史官什么？

怕史官的一支笔。

只要司马迁的笔下写足田蚡的贪婪，世人就皆知田蚡他是一个什么人了，他怎么不怕？

田蚡那一天也喝醉了，对司马迁说，皇上是我的外甥，他不叫我舅舅，只叫田蚡，田蚡。

你知道他叫过我几次舅舅吗？

只叫过一次，就是在太后的面前，太后她要去世了，瞪眼看着他，要他照应我，他是你亲舅舅啊。

他瞅着太后，瞪着大眼珠子，好半天才在嗓子眼里咕噜一句，叫了一声舅舅。

他娘一咽气，他再也不叫我舅舅啦。

田蚡那一天哭了，扯着司马迁的衣袖，一遍一遍地说：我告诉你，我不是他舅舅，他是我舅舅，我天天叫他舅舅，行不行？

田蚡一定会为我说情的，司马迁想，只要田蚡委婉地说几句，我就不会被治罪，何况我没过失啊？

司马迁心咚咚地跳，期待着田蚡的正直，内心里升上一股傲气：我说得不对吗？

我说错了吗？

李陵真有什么过失吗？

他带五千精兵，杀伤近万匈奴，陷于敌阵，没人救应，他只能一降。

可田蚡说话了，李陵有罪，匈奴是我大汉的死敌，他降敌，就有大罪。

司马迁身为史官，更不应出来替李陵说情。

<<司马迁>>

别人都可以，唯有司马迁不可。

刘彻笑了笑：为什么司马迁就不能说话？

田蚡说：他是史官，史官最应该爱憎分明。

是对是错，他一支笔能直笔书写。

他有罪，该下大狱，着廷尉张汤治罪。

刘彻笑了，说：好，下狱！

张汤，你看该治他个什么罪吧？

司马迁坐在牢里，一次次地回顾。

不对，真的不对呀，很不对。

不该这么草率，不该不让他把话说完，不该那么对待李陵，不该没人出面争言劝谏，田蚡不该说他有罪，刘屈氂不该不说话，就是任安也不该在最后他被武士扯开时那么皱眉瞪他一眼。

错了，一切都错了。

到底是谁错了？

是他司马迁错了，还是汉武帝错了？

司马迁断定，是汉武帝错了。

他这么做，只是暴君行径，怎么能这么干呢？

史官是以史为鉴，劝谏皇上的；你是一个明君，是一个舜尧一般的明君，就得听人劝谏，就得知错就改。

史官劝谏，是为你好嘛，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坐在牢中的司马迁像劝慰自己一样说：是是非非，总有公断。

对面牢里关着李陵一家人。

李陵的母亲是一个中年人，人很漂亮，也很洁净。

天一亮总对狱卒轻声说，能不能给我一点儿水，让我洗一洗脸？

狱卒乐了：你洗脸？

我看你还是别洗脸了，先洗洗你的命吧！

你有命没命都难说，要那张脸干什么？

李陵的母亲笑一笑，说：命没不没不要紧，只要活着，就得洗一洗脸。

李陵的弟弟与他的妻子都一大早起身，侍立母亲身旁，对母亲施礼：母亲早上好。

然后静静侍立，等母亲吩咐。

母亲也不紧不慢地拿起梳子，梳她的头发。

她的头发很长，沾上些草屑，便有些不洁，她命李陵妻子与儿子一齐给她拣草屑。

她说：头发是一个人的表面，一个人表面不干净，内心一定不干净。

她梳洗打扮后，再三拿着小铜镜照，看鬓角弄得齐整了没有，看脸上有没有灰尘。

弄得整洁了，她再起身，向着司马迁这边转来，对他施一礼，说：太史令，早上好。

司马迁有一点儿惊讶，她可能不知道他是为李陵说情，才被关在大狱里的。

她从不与司马迁交谈，有时对面凝立，隔着监栏，她也不望司马迁，这让司马迁觉得有一点儿不近人情。

狱官是一个小胡子，对着司马迁笑，说：太史令的气节令人钦佩啊。你受他们牵累，他们对太史令竟没一点儿歉意，真没良心。

司马迁看着李陵母亲，不在意她是不是感激，但他是仗义执言，为李陵说情，才获罪下狱的，他们应该知道，也该心怀歉疚。

后记

写《司马迁》时，心里很沉重，几乎喘不过气来。

在写作中，我时常想：一个人怎么能活得这么艰难，这么没有出路，这么没有尽头？

况且他早已不是个男人了，没有做男人的尊严和乐趣，一生就这么在沉重的负轭中踽踽而行。

人的生命有两重性，兽欲的人要求的是释放，便有了肉体的盛宴，有了人类的延续；人性的人要求理性，向往用智慧的光芒辉映人类，这使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灵都有了仁慈。

但为什么司马迁不能成为一个自然的人呢？

他像那些可怜的家禽牲畜一般被人阉割了，生命只剩下了躯壳，虽然还能喘息，但这也只能说是苟延残喘；人还活着，却活得卑微琐碎。

活在苟延残喘、鸡零狗碎中的司马迁，竟写下了《史记》这部不朽史章！

想想人也真是够神的。

在此，我们应该承认，从司马迁起始，文人的两重性就被决定了，他们能生活在最卑微的环境中，也能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创造最伟大的著作。

换个说法，不管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也不管后来的人怎么看，历史与文学总还会有的，无论你怎么压迫它，怎么看不起它，践踏它，它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于世，流传于世，哪怕像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那样残损地存在，残损地流传。

文人的华章都不会那么老实，都可能存在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人性卑琐的证明，一方面它是委曲求全时的发泄。

就因为具备这两重性，中国文学才更色彩斑斓。

<<司马迁>>

编辑推荐

《司马迁》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司马迁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
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
处于西汉盛世的他，挥动手中的笔，纵横历史阡陌间，被誉为中国“历史学之父”；而与此同时，他也将自己的一生，写成了一篇令人唏嘘、惊叹的历史传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